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己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己者 吾今當自為 必使寶隨己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己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臣諸猛將 悲戀送亡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輿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上，其
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時，照王宮殿暉曜
相映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爾，於一日
中卒無光色，王怪其爾，即遣人看，既至彼已
不見寶珠，但見根下血流污地，尋逐血跡至
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樹間，
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根折^勝故有是血，即
執此人將詣王邊，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
傷毀復生悲愍，慈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
子，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墮惡趣，
即說偈言 怪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返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興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爾時一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說真實
不虛，即說偈言 塔為人中寶 愚癡輒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花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沈沒於地獄
復有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已彰，何

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臣言，莫出此語，彼人
已死，何須更殺，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
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 宜速拔濟之
我當賜財寶 令懺悔修福 使其得免離
將來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 使彼供養佛
若彼不向佛 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跌
還扶而得起 因佛獲過罪 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爾
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
順之人，計我憊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
大人，赦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為奇特，乃能調
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已，還到塔所，
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
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世間
咸皆號為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及於今
者，濟我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間稱真濟 此名實不虛 我今蒙救拔
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 多諸鬱蒸惱
慈悲清涼月 照除熱惱苦 如來在世時
於曠野鬼所 拔濟首長者 是事未為難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苦惱
是乃為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圖像舉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觀之已
尚能除恐懼 況佛在世時 所濟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免濟我

（五）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愛著，猶得
稱之名，為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
塞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
羅門弊衣苦行，五熱炙身，恒食惡食，臥糞穢中，

即喚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羅門，汝頗曾
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優
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於汝，即共親友問婆
羅門，汝今苦行為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苦行
欲求為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者方
求大地庫藏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宮人
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而以自娛，雖作大
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乃欲希求一切大
地人民珍寶，何以稱之為少欲耶，汝但見其身
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無厭，謂為少
欲，即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為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海 貪求無厭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貪渴五欲故 此人實虛偽
詐現少欲相 為貪故自苦 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
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
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
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猶名少
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
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盈溢，心無希求，名
為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厭，不得名為少欲
知足，即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 餓鬼及畜生 造作諸勤苦
以為苦行者 餓鬼及畜生 貧窮諸哀惱
斯等處艱難 亦應名苦行 此人亦如是
徒為自疲勞 形雖作苦行 而心懷貪著
希求無厭足 不名為少欲 雖復具眾物
心無所染著 修行樂聖道 是乃名少欲

① 勝 同 勝 股 也 同 勝 勝 勝 胃 脘 也 勝 勝 鳥 胃 一 口 勝 五 臟 總 名 ② 有 有 ③ 次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心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橫苦身 身為眾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苦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眾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祛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莊飭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譬如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眾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答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非因臥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穫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子
但修諸苦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餽餼 不貪著美味 但為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斯等為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因時尚不甘
況當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稱之為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善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礙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酬答
（八）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
聞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於彼國中有婆羅
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胸腋懷中悉皆流汗
咽喉乾燥唇舌焦然無有涎唾四面置火猶
如融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炙
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爛如餅在
鑿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時人因名
號縷褐炙時比丘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
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爾時縷
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剃髮者
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炙處者汝
但炙汝瞋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炙如牛駕
車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如車心
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何暴身又復身
者如林如牆雖復燒炙將何所補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乃欲求城 無所增益
譬如師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逐彼人 譬如癡犬 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而滅煩惱 言癡犬者 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 不識心本 婆羅門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四諦之智 如四火聚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諦火 修道淨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 當苦於彼 能苦身本 行來坐臥
非身所為 但為心使 若非身作 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 心若離身 身如木石 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 不應苦身 又汝以此 五熱炙身
以為苦行 而得道者 地獄眾生 受苦無量
種種楚毒 亦應得道 婆羅門曰 為此苦行
發心造作 得名修道 地獄眾生 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 說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 小兒把火 亦應得福 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熱炙身 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 嬰孩小兒 無有智慧 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熱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 修於苦行 便有福者
採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 以貪心故 雖復出血 不名為福
比丘尼言 汝為苦行 貪天上樂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遊獵之人 不應得報
若使魚獵 不得報者 汝今為此 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 天上樂報 汝今何故 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 得於天樂 我佛法中 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樂 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 諸善功德 雖復貪怖 得生天樂
譬如服藥 或貪或怖 既服之已 藥力必行

若住實語 諸功德者 或貪或怖 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 辭窮理屈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 於佛法中 生清淨信 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 善哉佛法 有大智力 甚深難測
 外道之智 極為淺薄 譬如爆火 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 佛法爆火 亦復如是 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 我等今者 得聞佛法 善勝之論
 咸應歸向 佛涅槃處 恭敬禮拜 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 敷演說法 女人智淺 飲佛甘露
 能大眾中 說法無畏 誰於佛語 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 智慧微淺 能用滅結 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 此婆羅門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九)復次欲如肉搏眾鳥競逐有智之人深知
 財患而不貪著我昔曾聞修婆多國時有比丘
 丘於壞垣壁見有伏藏有大銅盆滿中金錢
 將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即語之言可取是寶
 以為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比丘
 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是寶非適今日
 久來見之然我不爾今善聽我當說寶所有
 過患若取是寶為王所聞或至於死或被謫
 罰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說偈言
 我見是寶來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
 劇彼黑毒蛇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罰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災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為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群生迷著寶 謂之為珍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用是寶為 如是膿污身 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 何用珍寶為 譬如火投薪
 無有厭足時 人心亦如是 希求無厭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厭足
 希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少欲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懷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比丘生希
 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真是丈夫雖無法
 服心已出家能順佛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
 諸佛所讚比丘言汝之所說總而言之深見
 譏呵令我愧蹉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使
 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讚歎少欲
 假使有人以鐵為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我
 今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
 不知沙門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
 述法王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源如佛修多
 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如來昔日乞食訖
 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比丘等或復置於水
 中用與諸蟲爾時有一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
 色從外來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食
 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於少欲有
 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噉之耶一比
 丘言如來世尊所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
 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色
 力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不食
 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能修佛教行
 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佛語食佛餘食佛不

讚歎是故當知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
 本即說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關制魔軍眾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為眾功德 密緻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憩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似犍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價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且置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一〇)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
 是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曾聞有優婆塞
 有人譏呵云最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
 足之法即順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說知足
 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最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為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為貧窮
 帝釋毘沙門 雖富眾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愛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眾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為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庫藏象
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猶名為貧是以
佛說知足最富眾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
是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
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稱為富
者苦集錢財皆為樂故為欲供給室家眷屬
令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為現身信心之寶為
於累世於人天中財寶自恣是故知信為第
一財寶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
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懼畏他劫
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以有信故能
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
如是等財是以信財為最第一我有是財故
於人前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
今者因信心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駛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 能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欲 信財則不爾 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 信財最為勝

餘者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尠少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宗仰一切
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
行為賊剽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
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
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

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
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
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
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咬螻從日被
縛至於日中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禽狩交
橫馳走野狐群鳴鴉梟雉呼惡聲啼叫甚可
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汝等善聽人命促短
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
保乎命既不久云何為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
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
一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
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
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憫惜如此危脆
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世名聞具
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搥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眾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劍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動轉恐
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
彼稱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
處執志不虧始別停健以斯賤命當買貴法
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
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 麀鹿禽狩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涯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曝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諸惡狩
擱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
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
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
遙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
尼捷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比丘

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故知之右肩黑故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為賊所劫 慙愧為草繫 如鈎制大象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如林為火焚 犂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為是苦行耶 為自厭患身 願速說其意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頓絕亦不難 但為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持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墜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餅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二)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悸懼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洑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渡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眾患難 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三)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昔曾聞兄弟二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當坐禪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夫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來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冥冥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斯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來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應勤觀內身 捨棄多聞業 求離世解脫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時 悔熱無所及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佛法中堅實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偽 應捨莫愛悋 雖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譬如盲執燈 照彼自不覩 若欲求自利 必須見道跡 處眾師子吼 言辭善巧妙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能令聽法眾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墮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詞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漿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求得解脫 空用是事為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咸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嘿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眾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尠少 勤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佛說有為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除滅於三障
一念觀三世 斯等諸世尊 名聞滿十方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汝今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
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怪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洄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真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為無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恐懼，皆
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
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
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竊情自欺誑 令此一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為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最勝想
忽為死蟒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倦 滅結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令我心焦惱 我今甚闇劣 譬如癡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未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為遇何等入
亦不知未來 為作何事業 或能喪本心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眾惡
嗚呼大苦哉 我為自欺誑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為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多聞，又
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為憂怖，乃至如是病比
丘言。我今病困，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淚
而白兄曰：願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
病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當見拔濟，令離大
苦。即說偈言：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寶

數數教誡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鬱蒸氣 猛焰燒焦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汝 於後受身時 觀察莫忘我
令後值佛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為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志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脈消乾竭
身命趣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

大憂愍，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
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
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苦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獲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眾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為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
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
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
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
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
苦難處，即說偈言：

嗚呼大毀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況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云何得繫念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漏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為譬 人中死為苦
少可得為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爾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熱惱燒然苦
不可得稱計 宜應除懈怠 晝夜不休息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是故先修道
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而作妙瓔珞

(二四)復次見此事已應生驚悟。尊豪榮位無得常者。我昔曾聞。梅檀鬪尼吒王將欲往詣鬪尼吒城。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同聲乞。言施如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覺寤我。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物。我所解者。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覺寤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令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為王 猶如星中月
寶蓋覆頂上 左右眾妓直 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眾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迷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宜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白王。如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王於今者。實合佛意。見彼乞兒。則能覺寤。善哉大王。意細乃爾。能覺是事。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實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能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稱王為大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爾 此意為無上 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一一事 極難得聚會
譬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不自由 眼目已上眊
將為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覩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
益更增悲感 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
雖有眾財物 不可為資糧 諸脈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
當於如斯時 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二五)復次若命終時。欲齎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時此王。聚積珍寶。規至後世。嘿自思惟。我今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己女。置姪女樓上。勅侍人言。若有人齎寶來求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是集斂一國錢寶。悉皆蕩盡。聚於王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而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瑋姿。貌非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憊。母問子言。何患乃爾。子具以狀。啟白於母。我若不得與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語子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何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一金錢。汝若發塚。可得彼錢。以用自

通。即隨母言。往發父塚。開口取錢。既得錢已。至王女邊。爾時王女。遣送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此人言。國內金寶。一切蕩盡。除我庫中。汝於何處。得是錢來。汝於今者。必得伏藏。種種拷楚。徵得錢處。此人白王。我實不得地中伏藏。我母示我。亡父死時。置錢口中。我發塚取。故得是錢。時王遣人往檢虛實。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方信。王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于後世。彼父一錢。尚不能得。齎持而去。況復多也。即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眾珍寶 望齎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塚者 還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 將從諸軍眾 并象馬七寶
悉到於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墜 欲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有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必須財寶。然今珍寶。及以象馬。不可齎持。至於後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尚自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者乎。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人。必至後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則影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如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以財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 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眾營從 宮人諸嫖女 臣佐及吏民
音樂等倡妓 如其命終時 悲戀送塚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後宮侍直等
庫藏眾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逝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麤出 喉舌乾焦不能下水 言
語不了 瞻視不端 筋脈斷絕 刀風解形 支節
舒緩 機關止廢 不能動轉 舉體酸痛 如被針
刺 命盡終時 見大黑闇如墜深坑 獨遊曠野
無有黨侶 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 若
為後世宜速修福 即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畢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闇中 可畏恐怖處 親愛皆別離
孤癯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為滿此義故 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 即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眾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為己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為大恐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己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己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屯豆摩羅 娑伽跌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眾勝大王等
軍眾及群官 悉皆滅沒去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己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己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勁勇有力者
能越渡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為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一六)復次此身不堅 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
養尊長 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 我昔曾
聞 牟尼種中 有王名曰阿育 信樂三寶 若於靜
處 見佛弟子 不問長幼 必為下馬 接足而禮
爾時彼王有一大臣 號名耶賒 邪見不信 見王
禮敬諸比丘等 深生謗毀 而白王言 此諸沙門
皆是雜種 而得出家 非諸刹利及婆羅門 亦
雜毘舍首陀羅等 又諸皮作及能織者 巧作磚
瓦 剃鬚髮師 亦有下賤旃陀羅等 大王何故而
為作禮 王聞是語 默然不報 別於後時 集諸
大臣 勅諸人言 我於今者 須種種種頭 不聽殺
害 仰汝等輩 得自死者 即語諸臣 汝今某甲
仰得是頭 復告某甲 仰得彼頭 如是展轉 遍
勅諸臣 仰得異頭 不聽共同 別告耶賒 今又仰
汝 取自死人頭 各各皆使於市中 賣如是頭
等 餘頭皆售 唯有人頭 見者惡賤 遠避而去
無肯買者 眾人見之 咸皆罵辱 而語之言 汝

非旃陀羅 夜叉羅刹 云何乃捉死人頭 行被
罵辱 已還詣王邊 而白王言 我賣人頭 不能
令售 返被呵罵 王復語言 若不得價 但當虛
與 時彼耶賒 尋奉王教 入市唱告 欲虛與人
市人見已 復加罵辱 無肯取者 耶賒慚愧 還
至王所 向王合掌 而說偈言 牛驢及象馬
猪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誣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返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 汝賣人頭 何故不售 耶賒白王 人
所惡賤 無肯買者 王復問言 唯此一頭 為可
憎惡 一切人頭 悉可惡乎 耶賒答王 一切人
頭 悉可惡賤 非獨此一 王復問言 如是我頭
亦復如是 為人惡耶 耶賒聞已 懼不敢對 默
然而住 王復語言 我於今者 施汝無畏 以實
而說 我今此頭 亦可惡耶 耶賒對曰 王頭亦
爾 王復語言 為審爾不 耶賒復言 審爾 大王
王告耶賒 若此人頭 貴賤等同 皆可惡者 汝
今云何 自恃豪貴 種姓色智 以自矜高 而欲
遮我禮敬沙門 諸釋種子 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賣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膿血污 鄙賤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申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觀其內 真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已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為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為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眾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為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既充滿	云何不禮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尚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為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人身亦如是	為死之所壓
屍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供敬修諸善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沒伏藏
亦應速出寶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餅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餅器
其心極焦熱	猶為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餅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己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眾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役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逝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一七)復次若諍競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曾聞有差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于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即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是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便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 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王

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眾珍寶
 為此老母故 不應格稅彼 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尚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眾生不放逸故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悼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支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悼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耳常聞惡音 未曾有善語 況與一滴水 漬我喉舌者 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 皆變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

皆變成流火 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
或變成濃血 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
夜叉捉鐵捶 搗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
我等不種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
受是苦無窮 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
應當勤方便 除去如是患 施為善種子
能生諸利樂 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無差別 造業既不同
受報亦復異 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求
諸天同器食 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
業報亦不同 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
以此貪毒故 人天及畜生 為慳嫉所持
所在皆損減 餓鬼熾然苦 支節煙焰起
如似樹赤華 醉象以鼻端 遠擲虛空中
華下被身赤 賢聖作是說 貪嫉最苦器
見於乞求者 其心則惱濁 惱濁剎那中
則能作鄙漏 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本
貪心而積聚 即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
眾苦惱根本 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
誰有欲自樂 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
隨逐曲惡徑 今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
世界結使業 能遮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
眾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腫 衣食及湯藥
一切眾樂具 貪嫉所遮斷 貪嫉極微細
細入難遮制 當以施牢門 心屋使緻密

莫聽彼貪嫉 而得進入中 貪嫉設入心
渠河及大海 能遮使不飲 億耳見放逸
乃有是過惡 即厭惡生死 還歸求出家
既得出家已 精勤修定慧 逮證羅漢果
（一九）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呵
於彼者他反嗤笑我昔曾聞佻形婆羅門與
諸沙門同道而行有一年少比丘笑彼佻形以
無慚愧時彼佻形眾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
語比丘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標幟輕慢欺
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未能斷
生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身未脫佻形何
故見笑汝於今者生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
風東西未有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
後時為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可
保汝今莫自謂有慚愧觀汝所為未得脫於
諸見之網夫慚愧者定不入於諸見之網若
不起惡覺是名慚愧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
笑他時諸比丘聞佻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
無所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
有慚愧若不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
比丘然諸伎人雖復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
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何以故如經中說不見
四諦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謬是故應
當勤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趣
（二〇）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多
生厭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曾聞有一
寺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三明六通言辭巧
妙具足辯才知自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
悅適眾心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

有人民於日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乃至
少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姪女咸皆歎
息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無人往返受若斯苦
為當久近彼姪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
知世論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
憂慘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爾母告女
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更無往返
至我邊者資財空匱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
故愁耳女聞是已自恃端正語其母言我今
自嚴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眾人悉隨我
來作是語已尋自沐浴眾香塗身瓔珞上服
首戴華鬘足所著履眾寶莊校右手執杖行
步妖嬈透迤弄姿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
天人將諸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
妙此諸從者或執金餅或持拂扇或捉香花
侍衛彼女將諸妓人而自圍繞並語並笑或
舉右手指摩道徑復有黃公耳插眾華玄黃
朱紫綵畫其身歡笑戲謔種種巧嘲亦復舉
手指前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弦歌
往至寺所處一空室待眾集會說法時到無
數千人皆來聚集爾時法師頭髮極白秀眉
覆目善調諸根其心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
座而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 莫由昇此座
怯弱如野干 戰懼不自寧 吾今昇此座
處眾無所畏 喻如狩中王 哮吼摧邪論
爾時法師即為大眾次第說法時彼姪女為
欲擾動時眾心故即於門中而現其身其所
將從散入人間各指姪女語眾人言此女端
嚴姿容可愛汝等且觀用聽法為時彼諸人

聞是語已。即便顧盼。心意不安。爾時法師未解其意。怪其所以。即問眾人。汝等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 普照於世界 慧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 堅意集善行 晝夜勿懈倦

一切智語燈 不久當隱沒 若其隱沒後

眾生盡黑闇 雖有日光照 猶名為大暝

爾時眾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聽法。時彼姪女。見眾人等。攝心斂意。復作姿態。眾會覩已。心還散亂。爾時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 令會生渴愛 為欲情所牽

奪其專念心 用敬吾教故 遮制令還止

如何彼妖嬖 惑亂眾人目 譬如青蓮鬢

漂鼓隨波動 眾心亦如是 熠燿不暫停

爾時眾人情既耽惑。觀此妙色。失慚愧心。更相指示而說偈言。

今來甚為吉 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于地

容貌超時倫 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

為帝釋所遣 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花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咄哉此女人

儀容甚奇妙 目如青蓮花 鼻臚眉如畫

兩頰悉平滿 丹脣齒齊密 凝膚極軟懦

莊麗甚殊特 威相可悅樂 煒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彼姪女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幸。叱叱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善。能使眾會注意。乃爾彼時法師怪諸四眾。搔擾改常。以手摩眉。顧瞻時會。見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悉莊嚴。

姪女處中。噉若明星。奪愚人心。令失正念。時彼法師觀女人意。為以何事而來此耶。即默入定。知其邪惑。不為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忿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而欲與彼須彌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聞昔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於佛所。現作逼嬖。世尊神力。乃以死尸。而繫其頸。慚耻無顏。人天所笑。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專精聲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沒盡耶。汝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通。變此姪女。膚肉墮落。唯有白骨。五內諸藏。悉皆露現。即於眾前。喚此姪女。汝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諍競。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眾前立。爾時法師即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 挺特眾所觀 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 汝先悅素白 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 形色如藕根 眼匡骨顛頤
兩頰如深溝 機關悉解落 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 懸空而露現 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 況復餘大眾 而當樂見之
爾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俱困。不能自申。即又骨手歸向法師。爾時法師告骨人言。汝之容色。瓔珞嚴身。種種校飾。但惑凡夫。令其深著。沒二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態。捨莊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令汝得知。不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充溢。外假脂粉。以惑愚目。凡夫耽惑。為欲所盲。故生染著。何有智者。諦觀察。已當愛翫之。時諸會者。覩斯事已。咸生厭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實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塗錢。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美色。容止可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聚。儀容端正。作諸姿態。狀若蠱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有一優婆塞。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偈言。

女而說偈言 牟尼說眾生 為欲愛所盲
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 譬如任婆葉
蜜著虫所咬 為貪之所惑 至死而不捨
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 而不起欲覺
喻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 不樂於塚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生欲想。觀彼白骨。即用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毘陀羅
呪術之機關 愚者謂之實 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穿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 諦實知是已 誰當起欲想
爾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低頭避之。遂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為人所患。五體投地。即說偈言。我先愚無識。不自量己力。願迴聽法眾。一切將歸家。今始知釋子。勢力甚奇特。變我妙姿貌。覩者生厭患。我如癩患者。所為極輕躁。敢以牛跡水。欲比于大海。唯願垂哀矜。聽我歸誠懺。爾時大眾。見彼女人。諸骨相拄。猶如葦舍。甚生怪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說。又見五藏。悉皆露現。譬如屠架。所懸五藏。蠹蠢蠕動。猶如狗肉。諸藏臭穢。劇於廁溷。我等云何。乃見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 唯筋連枯骨 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耶

譬如曠澤中 蘆葦之叢林 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 如斯因假法 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 女相安所在 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 我諦觀身相 去來及進止
屈申與俯仰 顧視并語言 諸節相支拄
骨肋甚稀疎 筋纏為機關 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 都無有宰主 而今此法者
為有為無耶 我為狂癡惑 為澹陰亂目
云何如是中 妄生有女相 縛葦作機關
多用於纏縛 譬如融真金 注水則發聲
爾時法師知諸四眾皆生厭惡告姪女言汝
於今者欲何所作 女白法師願捨舍不即說
偈言

變天女藍婆 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
汝今作舍不 使我作塚間 世間未曾見
如是之舍不 善自在大德 愍我願除却
爾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 我無瞋恚心 剃頭著袈裟
終無舍不法 有欲愛著彼 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 便能生瞋恚 瞋恚作舍不
我滅瞋恚結 斷除於無明 體性是無結
我欲救眾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眾生 云何有智人 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 加復燥惡灰 薄皮覆機關
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 開汝不淨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服本形爾時法師告
眾會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說偈言
顛倒欲想行 喻若風起塵 正觀離欲面
洗濯欲塵埃 有欲及離欲 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 貪惑而增欲 是故應常修
專精離欲想 離欲眾善寂 獲剋諸禪樂
時彼聽法眾 或得不淨觀 有得須陀洹
於修離欲想 或得阿那含 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 逮得阿羅漢

(二)復次無戀著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稱現
世獲報是故應施不應悋著我昔曾聞弗羯
羅衛國有一畫師名曰羯那有作因緣詣石
室國既至彼已詣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
十兩金還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于瑟生
信敬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言無
有作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須幾許物答
言須三十兩金時彼畫師即與知事比丘三
十兩金與彼金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
客作為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
施福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親稱說
夫過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有遺餘用營家
業爾時諸親即將彼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
錢財叵得役力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
用營設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
人言竟為爾不答言實爾時斷事官聞是事
已生希有想即便讚言善哉丈夫脫已衣服
并諸瓔珞及以鞍馬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久處貧窮苦 傭作得錢財 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為難 雖復有財富 資生極豐廣
若不善觀察 不能速施與 遠觀察後身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施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衣服乘

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
至門謂是貴人心懷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
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
於何得是鞍馬服乘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 我當隨實說 今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 譬如未下種 芽莖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 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 意方欲下種 芽生眾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
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眾中
佛僧最第一 開意方欲施 華應已在前

(三)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果
報難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畫閭山見眾
人等於彼山中作般遮于瑟時彼女人於會
乞食既觀眾僧心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
僧譬如大海眾寶窟宅眾人供養我獨貧窮
無物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
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
眾僧時僧上座得羅漢果豫知人心而彼上
座常自珍重見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欲增長
彼功德故不待維那躬自殷勤起為祝願即
舉右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

大地及大海 所有諸寶物 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與僧 留心善觀察 行道為修福
使得解脫道 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
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
投地歸命諸僧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願我生死中

永離於貧窮 常得歡慶集

親戚莫別離

我今施僧果

唯佛能分別

由此功德故

速成所願果

所種微善心

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

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

雲蓋往至樹下見此童女心生染著將還宮

內用為第一最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

今已稱心即白國王多齎寶物施設供具詣

畫閣山供養眾僧寶珠瓔珞種種財物持用

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呪願爾時大眾疑怪所

以而作是言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

今者乃為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

用布施不為呪願時彼上座語眾僧言我先

為彼呪願之時不為財物乃恐童女心意錯

亂故為呪願即說偈言

不以錢財多

而獲大果報

唯有勝善心

乃得大果報

彼女先施時

一切悉捨施

佛智能分別

非我所能知

今雖財寶多

不如彼時心

十六分中一

若心擾濁施

譬如諸商賈

少於諸財物

心期於大報

所施物雖小

心意勝廣大

以是故未來

得報亦無量

如阿輸迦王

淨心用土施

亦如舍衛城

窮下之女人

飯漿施迦葉

施土得大地

飯漿天中勝

施少心淨廣

得報亦弘大

譬如白淨衣

以油滌其上

垢膩遂增長

亦猶油滌水

油滌雖微小

遍於池水上

以是故當知

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二三)復次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

外俱淨斯則名為真善丈夫我昔曾聞有一

比丘次第乞食至大婆羅門家時彼家中遇

馳走時婆羅門即作是言斯何不祥不吉之

人來入吾家有此變怪比丘聞已即答之言

汝頗見汝家內諸小兒等臃瘦腹脹面目腫

不婆羅門言我先見之比丘復言汝舍之中

有夜叉鬼依汝舍住吸人精氣故令汝家諸

小兒等有斯疾疾今此夜又以畏於我恐怖

逃避以是令汝樑折瓮破犍牛絕韉婆羅門

言汝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親近如來法教

有此威力故令夜叉畏我如是婆羅門復作

是言云何名為如來法教于時比丘次第為

說佛法教誡令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

俱得須陀洹果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善哉上德者

善說真實法

佛教從耳聞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隱

為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

少聽我所說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樑

善為我驅遣

吸功德夜叉

除諸見羅刹

惑盜以為瓮

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

癡乳牛奔走

挽絕無明韉

如向所見事

悉集我身中

諸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

無始生死中

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

始見四聖諦

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

除我心貪患

去我家中鬼

世間久已傳

四圍陀所說

應作於大祀

莊嚴種種物

備具祀場上

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

速疾得生天

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

然我未能知

為定得不得

祀祠及洗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

不生又不起

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

非是財寶求

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

嚴切寒冬月

凍冰觀其體

盛夏鬱蒸時

五熱以炙身

編椽及棘刺

寢臥於其上

越山渡大海

祀火而呪說

如是苦行等

不能得涅槃

唯有修禪智

戒聞及專精

如此法事等

為何從而獲

必因善知識 然後能具得

(二四)復次若人為惡應墮地獄遇善知識能

滅其罪得生人天我昔曾聞有婆迦利人至

中天竺時天竺國王即用彼人為聚落主時

聚落中多諸婆羅門有親近者為聚落主說

羅摩延書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命終生

天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快樂

辭章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主心意駭動謂

必有是即作火坑聚香薪積作婆羅門會諸

人雲集來至會所時聚落主將欲投火此聚

落主與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爾時比丘來

至其家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嚴比丘

問言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欲生天比丘問

言汝云何去尋即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

比丘問言汝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

言汝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落至

一聚落尚須引導而知途路況彼天上道路

長遠，忉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萬里，無人引導，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婆羅門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時彼聚落主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羅門應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可愛戀，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其不去，徒作欺誑，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即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時婆羅門格不肯去，何以故？婆羅門等但為錢財來至會所，時聚落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即說偈言：如所聞上天，眾樂不可計。

觸物生貪著，視東而忘西，計其家所有，一切眾樂具，比方於天上，猶若以芥子以方於太山，若其必少欲，而無貪著者，我今觀察汝，貪欲劇熾火，若不用婦女看守醜老妻，而來至此會，貪求於錢財，用供給其家，若愛戀其子，不欲生天者，計彼生天力，過足護汝子，若不知天道，何故使我往，設知天道者，何故格不去？云何憙教人，欲使我投火，或貪我財物，欲得分取用，云何無悲愍，苦酷乃如是，或是先世怨，必是大欺誑，與死作伴黨，勸令我生天，勸摩訶我令死，強逼我入火，教人遠家居，修於苦行法，投淵及赴火，自餓亦斷食，觀其教旨意，欲令門斷絕，斯諸婆羅門，樂為殺害事，是故我捨離，當入於佛法，佛法大慈悲，終不傷害物，大火焚山野，麋鹿皆避走，由其愛性命。

求覓清涼處，我今亦應爾，歸誠求救護，爾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厭患諸婆羅門，於三寶所深生信敬，讚言善哉善哉，慧命，汝於今者始在天道，即說偈言：佛語至天道，及以解脫道，此語決定至，中間終無錯，一切智說道，廣略之別相，無害實語等，施及伏諸根，是道與天道，斯非諸苦行，投淵赴火等，之所能獲得，此可作死緣，非天解脫因，往古人壽長，諸仙壽亦長，厭患此身故，不欲久住世，先習諸禪定，斷於欲界結，自知捨是身，必生於梵天，無由得喪命，投淵而赴火，由此喪命故，得生梵天中，禪定斷結故，而得生梵天，不由投巖火，得生於天上，彼有同伴仙，以天眼觀察，此死生何處，見生梵天中，先見投淵死，謂以此生天，餘者愚不見，謂為投淵火，得生梵天上，是故生倒見，諸餘婆羅門，愚癡無智慧，不觀修禪定，斷除諸結使，但觀投淵火，謂得生天上，由是倒惑故，遂生諸經論，愚者皆信受，投淵而赴火，智人善觀察，捨棄而不為，修行諸善法，以為天道因，投淵赴火等，非是修善行，可得脫死緣，亦非生天因，身心依佛法，是名寂滅道，用是外道為，無果徒受苦，鑽水求醍醐，雖勞永難得，(二五)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危，難甚多，智人修施是乃堅牢，我昔曾聞有一國王，謫罰商賈而告之言，汝所有財悉疏示我，估客至家，思惟先來所施之物，施諸乞兒

一糞之食，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悉疏示王，王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疏來，估客答言，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疏示我，我所有財疏牒者是，即說偈言：五家共有者，今悉在家中，我今所牒者，無有能侵奪，如此所牒者，王賊及水火，皆所不能侵，假設七日，出須彌及巨海，一切悉融消，如此所施物，不能燒一毫，錢財寄父母，兄弟及姊妹，一切諸親友，悉皆有敗失，唯有所施物，終不可敗衰，施為行寶藏，世世恒隨人，施為極親友，無有能壞者，貧窮之巨海，極大可怖畏，施是堅牢船，唯有惠施者，能得度彼岸，我知施果報，是故無畏說，所牒是我財，家中有財寶，五家之所共，是故不敢牒，言是我所有，王聞是語，心生歡喜，讚言善哉，汝是福勝人，我今不用汝所有物，如汝所說，施是汝財，餘財悉共，爾時國王即說偈言：

若行惠施者，自手而過與，應發歡喜心，勿生悔恨想，是故未來世，人天受快樂，所有資財物，眼見已財寶，分散屬諸家，不能速疾施，無能侵奪者，若人慳不施，終為他所奪，現在惡名聞，來生多貧乏，是為最愚癡，見他人屋宅，及以眾財寶，死後眾家用，毫釐不逐己，目覩如此事，不能生厭惡，速疾捨財物，財不五家共，唯有修惠施，死時一切捨，無有隨己者，決定必捨離，然不得施報，以見是事故，智者必應施，二事俱名施，應當自施與。

應發歡喜心，人天受快樂，分散屬諸家，若人慳不施，來生多貧乏，及以眾財寶，目覩如此事，財不五家共，無有隨己者，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膩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饒財慳不施
 為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背去
 雖復饒財寶 名為貧衰患 施者雖貧窮
 常名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衰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墜深坑穿 種種眾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逝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眷戀 怖畏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塚間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 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己者 云何不修施
 施為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眾侍衛 施為行寶藏 後世之津樑
 布施離眾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己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萬 後身得少許
 尚應修布施 況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河無濟渡處。不知生死出要。於生死中被諸
 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身。時被閉者。聞說是
 法。思惟其義。憶持不忘。讀誦通利。時王遣人
 解其繫縛。所親知識眷屬將從。欣其得脫。皆
 來問訊。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羈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
 聞說如是言 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結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輓所縛
 我有如斯縛 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
 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為見啟王 令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
 寂滅之彼岸 若獲如是事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為是離縛 真實得解脫
 爾時眷屬聞是語。已啟白於王。便得出家。既
 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而彼罪人。閉繫
 僧坊。以聽法。故尚得解脫。況故聽法。是故行
 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

(二七)復次病苦篤時。言教不行。漫現強健。所
 可作事宜。應速作。我昔曾聞。法王阿育。身遇
 重患。得諸財物。盡用施僧。又從諸臣。索種種
 寶。時諸臣等。不肯復與。唯得半菴摩勒果。欲
 以奉僧。便集臣相。而告之言。即於今日。誰為
 王者。誰言教行。諸臣答言。唯有大王威德。所
 領遍閭浮提。言教得行。王說偈言

汝稱我為王 教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 汝等作斯言 悉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咄哉可呵責
 譬如山頂河 瀑疾不暫停 吾雖為人帝
 貧窮忽至我 貧窮世所畏 速疾至我所
 說是偈已。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不虛。復
 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 會必有衰滅 富貴人希樂
 衰滅世憎惡 此言不虛妄 瞿曇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 設有諸言教 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墜落 鬼神奉承命 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 無有違逆者 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流 衰敗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無敢有逆者 未曾有姦惡
 寇難見拒違 覆蓋於大地 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 無敢不敬從 設有違教者
 我悉能摧伏 諸有苦難者 安慰救濟之
 病苦及貧窮 無不療治者 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輪伽樹 斫根令斷絕
 花葉及枝莖 一切皆萎乾 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 顧見傍醫而作是言。咄
 可惡賤富貴。暫有。猶如電光。如焰速滅。又如象
 耳動搖不停。亦如蛇舌鼓動不息。又如朝露。見
 日則乾。曾從他聞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
 輕躁不暫停 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
 此身及後世 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
 雖復慳守護 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
 宜速作福德 若復遭病苦 心應當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
己雖有財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
值遇福田處 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
及己病苦時 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
然此諸財物 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
親戚及婦兒 雖是己財物 若欲用惠施
護遮不肯與 危懼在須臾 所願不自由
爾時阿育王剃髮時過著垢膩衣參差不整
羸瘦戰悼喘息麤上向於如來涅槃方所自
力合掌憶佛功德涕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後時 佛說三不堅
貿易於堅法 我今合指掌 用易堅牢法
如似融石山 求取於真金 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 我今餘福利 持用奉最上
今我此福業 不求帝釋處 及與梵果報
況復閻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 無能割截者 得聖淨無垢
永離眾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眾僧喚一親近
而語之言汝頗憶我先畜養不取我今者最
後之教持此半果奉鷄頭末寺眾僧稱我名
字阿輸伽王最後頂禮比丘僧足如我辭曰
於閻浮提得自在者果報衰敗失自在力唯
於半果而得自在願僧憐愍受我最後半果
之供令我來世得報廣大願餘人等莫令如
我於最後時不得自在爾時侍人即奉王命
齎此半果詣僧坊中集一切僧禮僧足已叉
手合掌白眾僧言阿輸伽王禮眾僧足作是
語已涕泣盈目哽噎氣塞持此半果示眾僧

已即說偈言 一蓋覆天地 率土言教行
譬如日中時 遍炙於大地 福業既已消
崩落忽來至 為業所欺弄 敗壞失榮貴
如日臨欲沒 信心致禮敬 又以此半果
用奉施眾僧 以表無常相 示豪貴遷動
爾時諸上座聞是偈已慘惻不樂生悲愍心
受其半果以示大眾而作是言我等今可生厭
離心佛婆伽婆於修多羅作如是說見他衰患
應當深心生於厭離諸有心者見如此事誰
不憐愍生厭患心即說偈言 勇猛能施者
諸王中最勝 牟梨中大象 名曰阿輸伽
富有閻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為諸群臣
遮制不自從 一切皆制止 唯半菴摩勒
於此得自在 用施於眾僧 富有極廣大
一切得自在 生於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應觀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敗失
唯有此半果 令諸比丘僧 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末此半果著僧養中而作是言
大檀越阿育王最後供養何故說此一切財
富悉不堅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
財易於堅財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
易於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逐
於己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

(二八)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賢
人終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順語我昔
曾聞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多作花鬘
以與眾會眾入得鬘皆戴頂上有一賢者極
為貧悴詣客會中次得花鬘不著頭上以置
傍邊眾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鬘是以不

著時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爾我若賣時
極得貴價然後當與即說偈言

如昔日須鬘 本曾賣一花 九十一劫中
天上受快樂 今日最後身 得於涅槃樂
如似放牛女 以臭惡草花 眾人所不喜
女人賣此花 得生忉利天 如彼女所賣
我今欲向佛 亦欲賣此花 能發如是心
希有極難值 如此賣花者 三界中無比
爾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福報時
優婆塞語眾人言今當為汝說善堅法花鬘萎
乾便即棄捨佛捨王位如棄萎花即說偈言

佛捨轉輪位 如棄萎花鬘 七覺嚴其心
清淨無垢穢 莊嚴悉已備 安用是花為
但我專精心 以鬘施佛塔 今我賣上佛
世間無倫疋 如是法商主 終無貧窮時
此賣最為勝 名稱有功德 我今持此花
欲以供養塔

(二九)復次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能
令智者見即解悟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
樂心至晝闍山為僧設食供養已訖幻尸陀
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於大眾前抱捉此
女而嗚喞之共為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
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人所為鄙褻知
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行欲已聞諸
比丘譏呵嫌責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
節挑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
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
飲毒藥不受其供時彼幻師而作是言爾眾
比丘見我行欲便致瞋忿見我斷欲殺彼女

人復致嫌責。我當云何奉事眾僧。時諸比丘見其如是。紛紜稱說擾動不安。爾時幻師即捉尸陀羅木。用示眾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即是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我欲安於眾僧身故。設是飲食。欲令眾僧心得安故。為此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為欲成彼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胸俯仰顧眄。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即說偈言。

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羅 深實觀察者
 知身都無我 如彼善幻師 以木為女人
 意行於顛倒 愚謂為眾生 於此幻偽中
 妄起男女想 智者善觀察 陰界及諸入
 緣假成眾生 分分各別異 和合眾分故
 能作於諸業 諸行無男女 亦無有壽命
 色欲及細滑 威儀并處所 如此四種欲
 迴轉嬰愚心 一切智亦說 幻偽欺世間
 如彼幻網中 化作諸色像 生死網亦然
 現五道差別 憂喜與瞋忿 愁惱及鬪諍
 如彼眾擾亂 猶如鬼遍身 心起諸作業
 同彼鬼無異 從心起於風 因風造作業
 眾生見造業 種種諸色像 於此業行中
 起威儀形色 不解其容止 便橫計我想
 此身名機關 脂髓皮肉髮 三十六物等
 和合以為身 愚者計眾生 而實無宰主
 但以風力故 俯仰而屈伸 以依於心故
 則能起五識 然此心識者 念念皆遷滅

愚者起癡覺 計此身有我 口業若干種
 身業亦復然 言笑及威儀 皆如幻所作
 此中無有我 用離宰主故 而斯虛偽法
 無壽無知見 妄起於想像 陷沒諸凡夫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時諸比丘聞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行之源。

(三〇)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眾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為讚歎施戒之法。有一妓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者。當更為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即為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爾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即說偈言。

以此危脆命 質佛法堅命 假設於人王
 今來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 終無悔恨心
 時諸宮人見此妓女干冒王法。心懷戰懼。恐同其罪。時此妓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伏罪請死。復說偈言。

王制極嚴峻 無敢違犯者 我為聽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於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 大王應當知 佛法難聞值

譬如優曇花 難可得值遇 三界大真濟
 所說諸妙法 我得聞斯說 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 乃實是燈炬 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 又聞解脫鈴 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 既得為人說 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聽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纏擾 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 何惜鄙穢身 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 雖復能進止 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臥 看示及語言 實非是眾生
 而作眾生想 種種諸威儀 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 捨棄於塚間 屍骸同木石
 烏鳥所殘食 雨漬令腐敗 猶泥人毀壞
 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如是法。今證何事。妓女即說偈言。

今不覆藏時 我宜當實說 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 至心而善聽 我今自見法
 終不隨他信 心無有疑網 已閉三惡趣
 生死作邊際 我已離有獄 於六十二見
 牢縛今已解 不久當遠離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 陰界及諸入 我悉如是見
 觀身如蛇筵 陰如拔刀賊 欲如怨詐親
 諸根如空聚 六塵破村賊 陷下之愛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隱處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呼佛法。大力世尊。厭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耨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

歸依心南無救一切眾生大悲者開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

名為淺近者 諸餘深智人 敬尚方能悟 如是甚深義 為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

最勝正導說 所說之妙法 聞者極欣樂 專念而攝心 能令不放逸 所說不為論

亦不為摧滅 外道諸語論 一切自破壞 不曾自稱譽 名聞遍世間 雖說實功德

不名自稱譽 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 既具一切智 不恃而自高 所作雖勇健

而復善調順 解脫諸矜高 然復不鄙劣 說法久流布 無能譏呵者 無害者所說

種種多差別 然諸一切人 無能說其過 言說雖豐廣 無有厭患者 所說雖同俗

而理出世間 善逝之所說 文字世流布 然常未曾有 化度恒新異 如是妙言論

無不合掌禮 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 譬如春夏時 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

多種利眾生 能去眾人疑 對治善宣釋 能令離三有 顯示安隱處 亦能令眾生

或喜或驚怖 亦能令稱適 亦能使悲感 亦能得利悅 滅結所說法 真實是神變

應說者必說 不惜人情意 所說雖剛麤 然不違法相 最勝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邊際 等同於一味 佛法亦如是 初中後皆善 聽之悉清淨 明智聽彼語

勇捍意滿足 聽聞此語已 不樂外典籍 言辭悉具足 才辯甚美妙 亦不自矜高

所說不怯弱 一切中最勝 顯著義具足

實是一切智 外道體義少 以智莊嚴辭 言辭極美妙 然無有義味 諂偽邪媚說

世間大愚闇 執汝之法炬 入於真諦處 如入己舍宅 善逝諸弟子 我能得擁護

諸大弟子等 善調伏諸根 彼所說弟子 我今言深信 於諸大眾前 稱宣說是語

從今日已去 聽諸釋子等 經常入我宮 從今日體信 沙門釋子等 自恣聽入宮

能以甘露法 滿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靜 趣於解脫處 是故常應聽 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三)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赫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為瓔珞即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為佛塔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飾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諸仙聖中

最上無倫疋 能為諸眾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 如來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 真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

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無事散壞如斯變異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禮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來敬禮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為是呪術力 厭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此變異莫作災患當為吉祥令諸眾生皆得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為天阿修羅 而共大戰鬪 為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災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言

尼捷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今碎壞 伽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豎悲喜

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 我以佛想禮 此塔必散壞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 應為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正應為作塔 尼捷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淨尼捷子 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 出於大音聲 喻如多子塔 佛往迦葉所

迦葉禮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葉曰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禮者
 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 而為尼捷作明證 驗知
 非一切智 王見是已 於大眾前歡喜踊躍 倍
 生信心 容顏怡悅 而作是言 南無婆伽婆 一
 切所尊 解脫之師 釋迦牟尼佛師子吼 言此
 法之外 更無沙門及婆羅門 佛語真實 無有
 錯謬 諸有眾生 一足二足 無足多足 有色無
 色 有想無想 乃至非想非非想 於此眾中 唯
 有如來最為尊勝 舉要言之 佛所說者 今日
 皆現 一切外道 不如草芥 況復尼捷師富蘭
 那迦葉 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禮 況復轉輪王
 阿修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為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為尼陀伽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是尼陀伽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修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彌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 宜應禮拜佛之塔廟
 (三三)復次 若人學問 雖復毀行 以學問力尋
 能得道 以是義故 應勤學問 我昔曾聞 有一
 多聞比丘 住阿練若處 時有寡婦 數數往來
 此比丘所聽其說法 于時學問比丘 於此寡
 婦心生染著 以染著故 所有善法 漸漸劣弱

為凡夫心結使所使 與此婦女共為言要 婦
 女言 汝今若能罷道 還俗我當相從 彼時比
 丘即便罷道 既罷道已 不能堪任世間苦惱
 身體羸瘦 不解生業 未知少作而大得財 即
 自思惟 我於今者 作何方計 得生活耶 復作是
 念 唯客殺羊 用功極輕 兼得多利 作是念已
 求覓是處 以凡夫心 易朽敗故 造作斯業 遂與
 屠兒共為親友 於賣肉時 有一相識乞食道
 人 於道路上 偶值得見 見已便識 頭髮蓬亂
 著青色衣 身上有血 猶如閻羅羅刹 所執肉
 稱悉為血污 見其稱肉欲賣與人 比丘見已
 即長歎息 作是思惟 佛語真實 凡夫之心 輕躁
 不停 極易迴轉 先見此人 勤修學問 護持禁
 戒 何意今日 忽為斯事 作是念已 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眾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眾生 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 其心不定 正可名為沙門 婆羅門
 數 是故如來不說標相 若得見諦 真實是名
 為沙門及婆羅門 復說偈言 勇捍而自稱
 謂己真沙門 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 尋即思惟 我於今者 作何方便 令
 其開悟 如佛言曰 若教人時 先當令其於四
 不壞生清淨信 此四不壞 能令眾生得見四
 諦 今當為說 作業根本 作是念已 而語之言
 汝於今者 極善稱量 時賣肉者 作是念言 此
 比丘既不買肉 何故語我 極善稱量 作是念
 已 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 尋憶昔者 為比丘時 造作諸行 念
 先所誦經名曰 苦聚欲過 欲味 思憶此已 即
 以肉稱遠投於地 於生死中 深生厭患 語彼
 比丘大德 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慚愧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覩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為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瀟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害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為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為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令得寂滅
 假毀絕筋脈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怨 得勝報施恩
 爾時比丘 知其心念 彼智慧火 方始欲然 即
 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梨與僧鉗
 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 皆七返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厭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為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鞵^鞵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
(三三)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業是故應當勤
修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聰明點慧與諸
徒伴共來入城時見一人容貌端正莊嚴衣
服種種瓔珞服乘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
瓔瑋可觀彼聰明者語諸行伴不好不好同
伴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
不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為不
好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
無有威勢人所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
此人者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
彼即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愍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自從今以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種姓好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眾事不可嫌 為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惡心為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眾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榮樂無不具 世間語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有者 不免衰老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譬如醉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三四)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
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
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
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
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
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
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
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
怪其卒富而亂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
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
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
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
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
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實是毒
蛇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為大毒蛇
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蛇 惡毒蛇勢力
我今始證知 於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 毒蛇之所螫
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 奴婢僮僕等
一切悉無有 而受苦惱者 財寶毒蛇螫
盡及家眷屬 我今於財寶 及與親戚等
視如惡毒蛇 瞋恚發作時 智者宜速離
如捨惡毒蛇 應速求出家 行詣於山林

誰有智慧者 見聞如此事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
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三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善逝實語故
大梵之所信 拔梨阿修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仰者 能同我信故
現得於花報 今信最信處 應獲第一果
(三五)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
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真善心者為得貪利
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
子其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
無人通致可得見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
輔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
之時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
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
今我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
賤之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賤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二箭筒 并持鋼利劍 縛縛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他貧我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臥處。王覺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謂灰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作賊。先父以來不為此業。即棄諸物還來歸家。王見空出。歎言善哉。即喚其人而語之言。汝今何故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言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為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擲器著地中 慚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我非凡庶人
乃是輔相子 由家窮困故 故來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 從今日已去 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為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禮教 寧當自滅身 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真實不虛。雖有憊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貧窮壞志耐。并棄於慚愧。凡下鄙惡人。速疾造惡業。以己家法鈎。能制非法象。汝能自抑心。不違家教法。能有是賢行。還襲汝父處。汝今除癡心。能作難有事。我今極歡喜。用汝為輔相。不須覆觀察。我已見汝行。心堅志勇健。兼復有智能。我今自見知。斯事實難有。才業倍勝父。以心真善故。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偽。

(三六)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結使之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湯中。我昔

曾聞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冬日在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烟焰。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烟焰不。弟子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乾薪。烟即時起。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為弟子而說偈言。

先火無烟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烟焰 如火得乾薪 烟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烟便起
若覩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為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眾卉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瘡病
四日定發現 於三二日時 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 掩按結不起 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 不拔芽還生 如人耻白髮
并剃其黑者 剃之未久間 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 其事亦如是 欲結及瞋恚
逼戒行機關 對治隱不起 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 結使後還起 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 如蛇隱入穴 還出則螫人

(三七)復次施為解脫不為財物。若為財物。不名為施。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食精細。好為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心。深觀察之。為何事故而設此會。乃知此會為財利故。爾時上座為此檀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

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極為清淨。三惡道中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以為他。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為五欲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施者所生處。財寶極廣大。以恃財寶故。能令起憍慢。憍慢越法度。盲冥愚凡夫。以越法度故。則墮三惡趣。處於三惡道。猶如己舍宅。若生人天中。如似暫寄客。是故戒施伴。俱受於涅槃。戒能得生天。施能備眾具。所作為解脫。必盡於苦際。譬如種藕根。花葉悉具得。其根亦可食。修行於施戒。親近解脫林。快樂喻花葉。根喻於解脫。是故修戒施。必當為解脫。不應為世利。

(三八)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離諸難。應當常精勤。我昔曾聞有一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說偈言。巨海極廣大。浮木孔復小。百年而一出。得值甚為難。我今池水小。浮木孔極大。數數自出頭。不能值木孔。盲龜遇浮木。相值甚為難。惡道復人身。難值亦如是。我今值人身。應當不放逸。恒沙等諸佛。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諒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

非他作己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嶮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三九)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

起輕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

多浮。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五錢布施。彼

塔。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

所。時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

彼人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於

嶮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

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

肯。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

我即挽弓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

取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

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故我今。歎

言善哉。即說偈言。

將欲害彼命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難可作

不見有弓刀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

極苦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四〇)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有

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

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

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

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

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打一下。已。語言。歸

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

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

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

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

更不見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丘即放

令去。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

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

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

後出家。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

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者。

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或遠見。斯

事。教出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

唯說三歸。不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

說四歸。即說偈言。

以憐愍我故 是以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

為於三有故 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

我則無歸依 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

我見佛世尊 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

是故捨賊心 有因羸事解 或因細事悟

羸者悟羸事 細者解細事 由我心羸故

因羸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四一)復次利養亂於行道。若斷利養。善觀察

瞋。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園中。城邑聚落。競

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

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

是語。已。即喚誹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

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

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

養。即說偈言。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 電唯害於財

利養毀修道 為電所害田 必有少遺餘

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眾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 利養劇猛火

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 智者觀察已

寧為彼所傷 不為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

不見其過惡 利養遠聖道 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 功德已具滿

猶尚避利養 眾中師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 有心明智人

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 為害劇於怨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爾乃止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

捉火欲食之 如魚吞鈎餌 如鳥網所覆

諸獸墜穿陷 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
與彼亦無異 其味極少 為患甚深重
詐為諂佞者 止住利養中 親近憤鬧亂
妨患之種子 如似疥搔瘡 搔之痒轉增
矜高放逸欲 皆因利養生 此人為我等
遮於利養怨 我以是義故 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為怨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田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不名為比丘 亦不名白衣
(四)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尊
者目連教二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
者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
答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汝教何法目連答
言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滯而不悟
時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
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
語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安般浣衣人者宜
教不淨目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即精勤
修習得羅漢果既成羅漢歡喜踊躍即便說
偈讚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佛法之大將
於諸聲聞中 得於最上智 有勝覺慧力
嗚呼舍利弗 指導示解脫 隨順本所習
指導開悟我 二俱速解脫 行自境界中
獲得所應得 行他境界者 如魚墮陸地
我常在河側 習浣衣白淨 安心於白骨
相類易開解 不大加功力 速疾入我意

金師常吹囊 出入氣是風 易樂入安般
眾生所翫習 各自有勝力 今者舍利弗
佛法之鞅韉 佛說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真實是所應 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
善知禪徑路 我如不調象 法中之大將
言教調順我 使到安隱處 故我大歡喜
(四)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
不放捨我昔曾聞如來無上良厚福田行來
進止常為福利非如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
福田異於世間田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種
人所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為菩薩時入王舍
城乞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
愛敬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時眾生厭惡
善根種子極易生芽佛所應化為度人故入
城乞食即說偈言 若以深信心
禮敬佛足者 是人於生死 便為不久住
能行善福田 供養作因緣 必獲大果報
能以信敬心 以土著佛鉢 終不無果報
如來入城現神足時一切人民各各相語佛
來入城餘如諸經中佛來入城時所有嚴麗
種種具足男女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猶
如大海風鼓濤波出大音聲閻浮提界亦未曾
有如是形相爾時城中除糞穢人名曰尼提
髮長蓬亂垢膩不淨所著衣裳悉皆弊壞若
於道中得弊納者便用補衣欲示宿世不善業
故背負糞瓦欲遠棄去於路見佛瞻仰尊顏
如覩大海圓光一尋以莊嚴身如真金聚無諸
垢穢所著袈裟如赤梅檀亦如寶樓觀之無
厭即說偈言 金色如華敷 衣如赤梅檀

衣服儀齊整 清淨如銅鏡 如似秋月時
日處虛空中 世尊處大眾 嚴淨如秋月
爾時眾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畜生見佛眼
根悅樂況復人也即說偈言
見色無比類 深心極愛敬 堪為禪定器
威光倍赫奕 邪見毒惡心 覩佛猶悅豫
觀其諸形體 觸目視無厭 覩見心悅豫
身體悉照曜 瞻之轉熾盛 形體圓滿足
無可嫌呵處 種姓可歎美 無能譏論者
明智善丈夫 相續出是種 世人寶嚴飾
以助形容好 佛身相好具 不假外莊嚴
相好眾愛樂 顯好常隨身 世人自瓔珞
不得常為好 蓮華悉開敷 阿輪伽敷榮
嚴飾於大地 顯好不如佛 淨目眾相好
熾然莊嚴身 喻如摩尼鎧 眾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 眾華以莊嚴 如是等比類
不及如來身 善逝之形體 相好炳然著
猶如虛空中 淨無雲翳時 眾星莊嚴月
善行美妙器 瞻仰無厭足 如飲甘露味
猶如淨滿月 為人所愛樂 妙相以莊嚴
善調伏威德 眾德備足者 誰能具稱歎
諸過惡已壞 譬如生死中 眾伎變現形
永無能變現 髻鬚似佛者 雖作眾妙像
不及佛儀相 佛之妙容相 天人中無比
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眾行皆備功
德悉具說偈讚言
如來所言說 智者所欽仰 威儀及舉止
終無有過失 牟尼中最勝 觸事未曾有
覺慧無動搖 讚毀意不異 以有十力故

標相極寂靜 滿足而正直 功德利益聚
行步甚詳雅 為人所愛樂 言說義深廣
視瞻極審諦 詳雅有次敘 一切皆捨離
食飲無貪著 舉要而言之 無有不可愛
爾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
根不散亂圍繞侍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 調根者圍遶 著於新色衣
前後隨導從 眾釋中勝導 金色不動搖
四眾常圍遶 如赤雲繞日

爾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負糞瓊云
何見佛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
先世不造福業為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
愁斯下賤業眾人皆得到於佛前我今見臭
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心即說偈言
佛出世甚難 難可得值遇 人天阿修羅
八部咸圍遶 我雖今遭值 臭穢不得近
明了有惡業 罪報捨棄我

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慈
平等隨逐不捨即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見已
復生驚怖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避驚怖
憂惱而自責言我甚薄福諸佛香潔我當云
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若當逼近罪益深重先
世惡業使我乃爾即說偈言 天以栴檀香
上妙曼陀花 種種眾供具 持來奉世尊
佛來入城時 香水以灑地 人天皆供養
真是應供者 云何執糞餅 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念而得合所又更捨佛入
於異巷如來如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怪
惱而說偈言 圓光周一尋 色炎若干種

城中諸人等 合掌而圍遶 帝釋執持拂
人天皆供養 我向避異巷 復從此道來
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
之鄙穢眾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世
尊即便迴避入於異巷爾時世尊先在彼立
既覩佛已慚耻却行糞餅撞壁尋即碎壞糞
汁流灌澆汚衣服自見穢汚慚愧懊惱顏色
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餅遮今餅破
壞穢惡露現甚可慚耻甚自鄙責而說偈言
歎言咄怪哉 我今如趣死 臭穢遍身體
云何當自處 三界最勝尊 而來趣近我
塞遮我前路 遂無逃避處 怪哉極可惡
內外皆不淨 慚耻大苦惱 如似衰老至

爾時大眾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眾中有
一比丘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賤
家而從乞食但隨尼提何故如是此必有緣復
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說偈言 此必功德器
為佛所追隨 如珠落糞穢 撓攪而覓取
如來錄其心 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姓真
妙勝作是說 譬如醫占病 看病腹鞭軟
隨患投下藥 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
觀察心堅軟 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爾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慚愧蹙縮無
藏避處合掌向地作如是言汝今能持一切
眾生願開少處容受我身即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 轉來逼近我 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 善哉開少分 願容受我身
爾時如來大悲熏心安樂利益一切眾生和
顏悅色到尼提邊世尊以柔軟雷音而安慰

之令彼身心怡悅快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
周樟四顧如佛所命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
賤之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佛心
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彼尼提其指纖
長爪如赤銅指間網縵以覆其上掌如蓮花
柔軟淨潔相輪之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即
與尼提而說偈言 汝有善根緣

故我至汝所 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
應當住於此 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
殊勝之妙香 今在汝身外 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覩佛其心勇悍合
掌向佛而作是言無歸依者為作歸依於諸
眾生無有因緣而生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
濟今佛世尊與我共語如以甘露灑我身心
即說偈言 假使大梵王

與我共談議 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携抱
轉輪大聖王 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
垂哀賜一言 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
簡練去穢惡 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
自在者濟拔 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塵
帝釋以頂戴 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
親承佛音教 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于時尼提聞
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 頗任出家不 世尊垂哀愍
設得出家者 如取地獄人 安置著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即說偈言
如來不觀察 種族及貴富 唯觀眾生業
過去善種子 一切煩惱縛 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 苦樂悉皆同 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 餘人不能得 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 餘姓亦復知 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 餘姓亦復能 一切諸所作
 唯婆羅門能 餘人不能耶 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 如我佛法中 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 有所隱藏法 濟度悉平等
 佛法無損減 說法無偏黨 平等示正道
 為一切眾生 作安隱正路 譬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 我法市亦爾 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 譬如清流水 剎利婆羅門
 毘舍及首陀 無有遮護者 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 我法亦如是 我今亦不齊
 比丘比丘尼 普為於世間 人天之大醫
 我不必為貴 撰擇賢王等 亦度下賤優波離
 等 我不齊為大富長者須達多等 亦度貧窮
 須賴多等 我不齊為大智舍利弗 亦為鈍根
 周利槃特等 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葉
 亦為多欲婆難陀等 我不齊為耆舊宿德優
 樓頻螺迦葉 亦為幼稚須陀耶等 我不齊為
 憍慢婆迦賴等 亦為極惡鴛掘摩羅手捉劍
 者 我不齊為多智男子而為說法 亦為淺智
 女人而為說法 我不齊為出家之眾而作真
 濟 亦為極惡在家之人而為說法 我不齊為
 少欲之人而為說法 亦為在家幼子五欲自
 恣說四真諦 我不齊為放捨眾務連多梨說
 亦為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
 我不齊為斷酒之人說 亦為極醉郁伽等說
 使得道跡 我不齊為樂修定離越等說 離生

死法 亦為失子狂亂心婆私吒說 我不齊為
 賢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 亦為邪見弟
 子阿須拔提等說 我不齊為盛壯羅吒和羅
 說法 亦為衰老羅拘羅等說 我不齊為宿舊
 婆拘羅說得羅漢 亦為七歲沙彌須陀延說
 使得羅漢 我不齊為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
 答所疑 亦為六十聚落嬰愚貪欲求女人者
 說 我不齊為滿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
 者說 亦為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 使得深
 智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 我不齊為富貴大
 王夫人彌拔提等說 使得道果 亦為下賤僮
 使鳩熟多羅等說 使得道跡 我不齊為貞婦
 毘舍佉說 亦為姪女蓮華等說 我不齊為大
 德辯才女人瞿曇彌等說 亦為七歲沙彌尼
 至羅能摧伏外道者說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依我佛法中 速疾應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種族姓 四大及以空 貴賤等同有
 無智則不得 不必在種姓
 爾時尼提即奉佛教 尋便出家得阿羅漢 時
 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 聞尼提得出家皆生
 譏論 瞋忿嫌恨而作是言 彼尼提者鄙穢下
 賤 今得出家 若設會時 尼提來者 污我舍宅
 床蓐 舉國紛紜 遂至上徹波斯匿王 時王聞
 已語諸臣言 汝等今者勿用紛紜 我今當往
 詣世尊所 啟白如來 更不聽斯下賤者使得
 出家 時王將侍從往詣祇洹 見一比丘坐大
 石上 縫糞掃衣 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 有合
 掌禮敬者 有取縷者 有貫針者 如修多羅中
 廣說 時諸天等說偈讚言 觀察諸根寂

容儀威德盛 得具於三明 利根不退轉
 眾善悉備滿 容納糞掃衣 七百威德天
 上從梵宮來 歸命來敬禮 度於彼岸者
 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而語之言 汝今為我
 往白世尊 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來見佛 時彼
 尼提聞已即從石沒 如入於水 躡身佛前 而白
 佛言 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見世尊 世尊語言
 還從本道可往喚前 尼提奉命還從石出 喚
 波斯匿王 時波斯匿王頂禮問訊 白世尊言
 向彼比丘是何大德 為諸天供養奉侍左右 又
 能於石出入無礙 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礙
 無事不通達 我欲所問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且小住 我欲有所問 向見一比丘
 石上而出入 如鷗在水中 浮沈得自在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 向者比丘若欲知
 者 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人也 王聞是已
 悶絕躡地 即自悔責而作是言 我為自燒 云
 何乃於如是大德生於譏嫌 見是事已於佛法
 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 即禮佛足而說偈言
 譬如須彌山 眾寶所合成 飛鳥及走獸
 至山皆金色 昔來雖曾聞 今始方證知
 佛如須彌山 無量功德聚 有來依佛者
 變為貴種族 佛不觀種姓 富貴及名聞
 猶如醫占病 亦不觀種姓 但授諸良藥
 令其病得愈 貴賤資氣同 皆出於不淨
 成就得道果 等同無差別 一切種姓同
 證果都無異
 爾時世尊 為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 故說
 四種姓可淨 若婚娶時取四種姓 此四種姓

皆可得淨。佛告大王，若取婦嫁女，應擇種姓。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觀信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生。即說偈曰：如鍊山石中，而取於真金。譬如伊蘭木，相磋便火出，亦如淤泥中，出生青蓮花。不觀所生處，唯觀於德行。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若生下賤，種有德行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栴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頂禮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礙，十力勇猛，四無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眾生作不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即說偈言：一切種智海，淨意度彼岸，世界佛獨悲，心意無穢惡，為一切眾生，作於最親友。獨一說解脫，然示種種道，依智多方便，外道狂顛倒，麤澁之苦行，專迷著種姓。波斯匿王禮佛及尼提足已，還舍衛城。

如此之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爾時法師雖被譏呵，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顛倒，然復能飛？我於今者，知復云何。即說偈言：我於功德所，都無嫉怨心。以阿毘曇石，磨試知是非，如似被金塗。磨時色不顯，金若不真者，以石磨則知。佛以智印印，與印不相應，甘露城極深。無印不得入，欲入甘露城，我欲笑於彼。諸人問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說偈言：或是因陀羅，或是幻所作，佛法中棘刺，必是魔所為。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深生歡喜，嗚呼佛法極精妙，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即說偈言：首羅居士等，已得法眼淨，不可得動搖。此事不可奇，以己智力故，汝今不見諦。心堅不可動，此事實希有，無有聖智力。而我不能動，是事為希有，歸依佛涅槃。彼言真實故，智者不動搖，佛一切種智。說觀察羅漢，無有能壞者，猶如大海潮。終不過其限，假使火作冷，風性確然住。如來所說語，都無有變異，以是故佛語。於諸論最上，如似日光明，除滅一切闇。應供極真實，機辯顯分明，善察者分別。不能觀察者，不見如此理，實語與妄語。此二相違遠，佛語及外論，其事亦如是。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四）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覩見。種種療治，不能瘳除。時竺叉尸羅國，有諸商估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估客言：我子患目，爾等遠來，頗能治不？估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其子向竺叉尸羅國。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爾時尊者許為治眼，多作銅盞賦與大眾。語諸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因即為說。十二緣經，眾會聞已，啼泣流淚，以椀承取，聚集眾淚，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即取眾淚，置右掌中，而說偈言：我今已宣說，甚深十二緣，能除無明闇。聞者皆流淚，此語若實者，當集眾人淚。人天夜叉中，諸水所不及，以洗王子眼。離障得明淨，尋即以淚洗，膚翳得消除。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為欲增長大眾信心，而說偈言：佛法極真實，能速除翳障，此淚亦能除，如日消冰雪。是諸大眾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汝所作希有，猶如現神足，醫藥所不療，淚洗能除患。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諸眾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毘坻陀羅根本厭道。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況斯翳障猶如蚊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以此淚能禳災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厭患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即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我今稽首禮 眾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眾生之慈父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四六)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

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 易壞亦可違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

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肯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殺。王復殺之。老母啟王：第七小者，為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為第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脫為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決定意，名為賢聖村，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況應諸親屬。護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為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者 彼生旃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旃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旃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己身命

而護於戒行 爾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為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尸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 智者皆應爾 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污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污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屍二匝，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臥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故

此屍以火焚 即變為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四七)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可壞。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

高名自卑下，是故應當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毘羅衛國。如佛本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觀者無有厭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婆羅門等苦行來久，身形羸弊，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相稱。爾時父王作是念：「若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即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出家。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鬚髮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言：『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珍寶 如捐惡糞掃
并及諸果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患 譬如人吐食 狗來噉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離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尚心 願令我己身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釋種剎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婆羅門剎利二姓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復為賤役，於彼勝中求索出家為可得，我於今者有何勢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剎利姓純淨 婆羅門多學 生處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 我身首陀種 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 間錯於真金 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 今我當往彼 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 應出不應出 一切外道眾
不知解脫處 唯有滅結者 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胡跪合掌，右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 得及出家次
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淳熟，應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祕法不示弟子，如來不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爾，不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 而不充虛乏 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剎利婆羅門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人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叉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根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憍陳如阿毘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優波離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高為導首。爾時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怪，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而作是言：『我等日種剎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己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我等今當向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斷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爾，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言：』

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足作禮。當禮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剎利姓 頂禮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福利眾德備 其數如竹林
 名聞婆羅門 貴族剎利等 如是名德眾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眾 如星圍繞月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最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眾河之所歸
 世間眾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眾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眾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故。 (四八) 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恪。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

說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為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鼈眾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刺心。語迦葉言。汝為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爾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即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虛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庫藏取二張氈。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為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即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憊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爾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所念。歡喜踊躍。破於慳恪。捉氈施佛。佛知首羅至心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根得須陀洹。爾時世尊即從坐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爾時魔王見首羅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自在化變現 庠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靚者無厭足 明如百千日
 爾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是何人。即說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再來。不為希有。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陀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庠步 容貌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自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八正道滅五受陰。此是邪說。時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其所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華聚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賣針

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之
所宣說偈言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家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狩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令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陣擊擊者 時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四九)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
昔曾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

所親愛。為讒謗故繫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
忿怒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

言。汝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
動。今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

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眾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心身焦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頹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處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嶮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
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故。莫知所至。悔恨

驚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 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礎 若其鬪戰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

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器鉀散壞。不習
檢心命終亦爾

(五〇)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應恭
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

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為諍國故二人共鬪。
須利拔摩擲羅。羅因提拔摩頭。羅已急挽。因

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
佛法中作般遮于瑟會。作是願時。羅索即絕。

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名浮者延蜜
多。營般遮于瑟。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

于瑟。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
座比丘留半分食。祝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

鉢中。從坐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
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

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
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

食。從坐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
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

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
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稱量眾生。必為自傷。汝

莫作是顛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蔑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眾僧。手自斟酌。爾
時上座如前留食。祝願已訖。即便持去。王即

逐上座後。語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孟與

我今捉于時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羅村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翳障 花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為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憍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 勇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炎 知取堅實法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共眾隨順行

首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含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家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花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梅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 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吼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王復說偈言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花 天與阿修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德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跪合掌作是思惟先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眾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即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禮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眾生等 能為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五）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睺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部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爾時世尊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於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被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 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律者 患瞋捨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柳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床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虎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己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眾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叵愛樂 其事極眾多 常懷慚恥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略舉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競 爾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水即為澄清 更無濁穢相 如來之人寶 為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

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睢彌鬪諍比丘，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目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眾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鬪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我等違佛教

二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寧捨於身肉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瞋恚所禁 惱亂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譬如人抱兒 懷中種種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爾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肯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曜，諸比丘等知

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眾生起瞋忿心，極為眾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

（五）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爾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爾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爾，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揣食過患，為揣食故於大眾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 如蛇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爾之時

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
羅刹毘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為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噉於蛆虫 土食以滿腹 云何為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爾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慚愧自責三月之中

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
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

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染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禮蓮花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當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眾中無慚愧
不見後時笑 為眾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輒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
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愍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慚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

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
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顏 我今欲觀見 慈悲為我說

為愚癡所言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
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
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爾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
在大眾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

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頰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

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臥於糞穢汚泥之中
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

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
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

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
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知婆多梨

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
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

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
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

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奢摩他毘
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

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
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
（五）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
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
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爾時有王名
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
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特
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赴
不避險阻時調象師種種鉤斷不能令住時
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不能禁制如惡
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
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 迅速掄諸方 皆悉而來聚
普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澗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鉤斷傷身體 欲盛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鉤斷身

并被山石傷 頭髮皆蓬亂 塵土極空汚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玢 破落悉墮地

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
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秤 低昂墮死處
爾時象師盡力鉤斷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

色慚恥淚下盈目賴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
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 古仙之所說 鉤斷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呪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爾時大王語象師言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

爾時大王語象師言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